问津书院山长廉兆纶

张金声

廉兆纶生于清代嘉庆十五年(1810年),天津宁河人,卒于同治六年(1867年),号琴舫 ,榜名师敏,字葆醇,兆纶为道光皇帝所赐。其晚年出任问津书院山长并殁于任上。

王璪撰《廉公传略》有:“同治元年二月,罢职家居中,家中除祖遗田宅外,并无增置,因诸弟皆未成立,尽将田亩推与之。而公则主讲天津问津书院,籍束脯以度日,食贫如故。”

廉氏主讲问津书院之缘由,王氏则语焉未详。廉氏在给同年万本敦信中写道:“弟三载闲居,万分难支诎,幸值克华庭运使招主问津书院讲席,即于今年二月移赴津门,眷属亦随来居此,岁入四百金,亦不为少,惟是此间一切昂贵,独银价极低,力为支持,仍难敷衍,然较之长安闲住所得为已多矣。且一月间即有半月阅文,亦籍以消磨岁月。”其在致景荣信札中有:“承克华庭都转相招主讲问津书院,遂于二月间携眷属来此,即乔居书院之中。”由上述两信可确知廉氏主讲问津书院应在同治四年二月,其主讲问津书院是克华庭将其招致的。

克华庭名克明,字又明,号华庭,本姓费莫氏,满州镶黄旗。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时科进士。《天津县新志》载,咸丰十一年,克华庭任长芦盐运使。因其欣赏并同情廉氏的遭遇,故将廉氏招致问津书院。

现存廉氏主讲问津书院时三次课题,一是,生题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》,童题《今之修其天爵》,诗题《赋得日长如小年得年字五言八六韵》。一是,生题《知所先后则近道矣》,童题《知父母几谏》,诗题《赋得瑶琴一曲来熏风得琴字五言八六韵》。

另一次生童考毕后,廉氏有详细记载:“问津生题《周公思兼至合者》。一名姚保康,二名张熙同,三名曹人杰,六名张保泰。问津童题《食之者》。一名吴树萱,二名刘嘉琪。”另,其兼管三取书院的课艺:“三取生题《上好义则至如是》。一名韩坊,二名焦点祐清。三取童题《为之者》。一名冯师异,二名李学敏。”廉氏于此次课艺兼有总评:“吕宝善,如有所誉二句,取内课第九,诗文均好,卷有四折痕似由外送入者,卷式纸张亦与众卷稍异,三取王桐亦如此。问津童杨心裁,文颇清楚,而甚了草。诗又可,姑取之外课中。”而后有总评:“夫乃知、夫乃欲等用于讲煞中,其俗不可响迩。今后于金缄三文内批戒之,识此次以观其复。凤山同年统此阅毕望发还。”廉氏主讲问津时,可谓尽心尽力。

廉氏主讲问津书院其间,出自其门下且有功名可考者:

王用钦,光绪十年丙子科进士。王氏字敬臣,官居户部山东司郎中。津门书法名家华士奎之业师。曹隽瀛,光绪九年癸未科进士。查乘汉,同治六年丁卯科举人,撰有《同治六年丁卯科顺天乡试副贡硃卷》。华铸,同治六年丁卯科举人,华铸同治十三年甲戌科进士。杨培之,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举人。朱懋昌,光绪十四年戊子科举人。

另外,光绪二年进士高赓恩虽未就学于问津书院,但其朱卷课师中第一名即为廉氏。高氏虽未就学问津书院,应是由廉氏师课。可以推为,高氏问业于廉氏之际,正是其长问津书院之时。因为,此前廉氏为官之时,正值多事之秋,鲜有空闲教授高氏。限于资料,出自廉氏门下的士子肯定为数不少。

当七夕遇上年画

方 博

在参与整理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收藏的老画版时,笔者曾见到过6块有关牛郎、织女题材的画版,对比刘见著《中国杨柳青年画线版选》中收录的墨线图,发现还有一幅“叔嫂吵闹 娘舅分家”是我们未曾见过的。另外,《中国古版年画珍本》(天津卷)中也有一幅“牛郎盗衣”;加上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在《1907中国纪行》中也曾提到,他的年画藏品中最优秀的一幅是戴廉增画店的“天河配”,并在书中配有插图。通过上述统计,目前已知的牛郎、织女题材的杨柳青年画就已有9幅。

“七月七,牛郎织女天河配”是尽人皆知的民间故事,其并非春节民俗。那么,为何杨柳青年画会如此钟情于这样一个时间错位,又略带几份凄美的爱情故事呢?

早在先秦的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中就有言:“维天有汉,监亦有光。跂彼织女,终日七襄。虽则七襄,不成报章。睆彼牵牛,不以服箱。”年深日久,这文字背后的深意难以探寻,但其中提到的“牵牛”与“织女”,当是天河配故事的雏形。汉代画像石上,已能看到二人的古拙形象。汉代《古诗十九首》中更是将这一形象具体化: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,札札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,泣涕零如雨。河汉清且浅,相去复几许。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。”到南北朝时,梁宗懔撰《荆楚岁时记》将其编成故事,开篇即道:“七月七日为牵牛、织女聚会之夜。”七夕节由此开始成为坊间习俗,流传开来。

近代以来,每逢农历七月七,各大戏院、曲社纷纷上演“天河配”的剧目。为了别出新奇,多在布景装潢上大费周章,甚至有人牵活牛上台,以博眼球。杨柳青年画中多有描绘戏剧场景的画面,被称为“戏出年画”。本文开头统计的9幅年画中有一幅名为“天仙配”,画面背景仅有一桌二椅。桌椅之前,左侧为织女,右侧为牛郎携二童。夫妻相对而立,戏桌横亘当中,代表银河,令双方近在咫尺,又远如天涯,生动细致地还原了戏台上的一幕。

七夕之夜,牛郎织女鹊桥相会,是这个故事的高潮。浪漫的爱情场景,自然成为年画最为关注的情节。而上述9幅年画中,并非全部都在描绘此景。如“兄弟分家 牛郎成婚”“叔嫂吵闹 娘舅分家”,侧重于表现牛郎受兄嫂排挤,被迫分家,且只分得一头年老力衰的牛。谁料这头牛竟是金牛星下凡,由此因祸得福的故事,这也告诫人们要讲求家庭和睦、和谐相处。“牛郎盗衣”则是表现织女在水中沐浴,牛郎听从金牛星指点,盗取仙女衣物,从而与其终成眷属的传说。画面上还配有一首打油诗:“天河有个温水泉,织女沐浴在里边。牛郎抱衣成婚配,每逢七夕方团圆。”文辞浅显易懂,诙谐成趣,劝人向善。

杨柳青年画从不同维度解读了牛郎织女天河配的深层含义。由此,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七夕会遇上年画了。

●津沽360行

小人书摊

杜明岑 文并图

老天津人大多光顾过小人书摊。当年,每当夕阳西下,小学生放学回家,胡同里就传来摇铃铛的声音——那是出租小人书的来了。他们推着辆平板车,车上“躺着”一个书架。书架上放满了一排排小人书。书摊周围放着小板凳,孩子们可以当场看,也可租了小人书带回家看。

小人书又称连环画。天津出现了不少连环画名家,如刘继卣(yǒu)先生和南方的顾炳鑫在连环画界有“南顾北刘”之称。

一件小事

郭大光

曾任河北省书协副主席的姚小尧先生,在追忆刘炳森先生时感慨道:“一滴水,能容阳光。一件小事,能看出刘炳森的高大。我和刘炳森先生结识虽然早在1973年,但我们平时很少谋面。记得邯郸的一位朋友非要我陪他赴京面见刘炳森先生。丙子(1996年)一天晚上,我们按预定时间叩开刘炳森家的大门。此时刘炳森先生正在瑞德草堂书房静心挥毫,书房外客厅里有两班人正在静候其字。他见我来了,便放下笔叫我到他的书房就座。这种突如其来的礼遇越发使我不好意思,我急忙说:‘我先在客厅等一下,您先接待先来的客人。’刘炳森见我不好意思,便解释说:‘你是远道来的客人嘛,他们会理解的,来!到里屋(指书房)坐。’”

接下来,小尧先生述说了这次来京的目的。二人几年没见,话题从河北的书协谈到书法界的现象,又从书法谈到收藏……谈着谈着,刘炳森突然反问姚小尧:“在我记忆中,好像你还没有我的字?”“您错了,不瞒您说,近几年的字我真还没有,不过我家里还珍藏着您一张1973年写的隶书呢!”刘炳森听后非常兴奋,叫姚小尧再来京时一定带上,并嘱其明天早8点来取新赠的书作。

当时姚小尧先生回去时,已是晚上八点半多了,刘炳森那里还有两班人在等候……可见,刘炳森一天到晚就是这样不知疲惫地工作着、忙碌着……

第二天,姚小尧如约而至,取到炳森先生新赠书作“景星庆云”四个隶书大字。字如其人,写得是那样端庄、祥和、雍容、大度。而令其万万没想到的,是刘炳森先生在四个大字的短跋中写道:“小尧先生正腕 刘炳森书于瑞德草堂。”论书品、论人品、论资历、论学养、论名气……在当时书法界,有几人能与刘炳森先生比肩?然而他竟以“正腕”一词书之。

一件小事足以看出刘炳森先生待人谦和而不自恃。

津沽文丛

记刘炳森先生之四

●曲坛逸事

『相声大本营』的经营

孙福海

1938年天津建立了专演相声的剧场——连兴书场、声远茶社,这两个相声“大本营”,为什么越来越红火?他们的经营模式有何独特之处?

首先,“大本营”打破“班主制”,相声艺人自主推选业务“掌穴”人。“掌穴”人参与演出并进行日常管理,过去相声艺人“撂地”,收入归个人,在剧场中,则改成将每天收入“归堆”,散场后按份儿分,参加演出的每位艺人享受什么待遇,由大家民主决策。比如,由于“掌穴”人工作辛苦,就规定他可以额外多拿一部分。不过,自马德禄、周德山任连兴书场第一届“掌穴”人开始,几乎无人多拿额外的那份儿。最突出的是“掌穴”人高桂清,侯宝林曾盛赞他“功夫真是地道”。那时相声场子(剧场)演出时间是下午一点到晚上十点,晚饭时间不休息,大家轮换逗、捧,轮换吃饭。每到“饭口”,高桂清就主动“使”单口,而且上座率总可以保持在五成以上(到后来,有人按时专来听他单口),等大家吃饭回来,演出再正常进行,而他自己却从不为此多拿钱。李寿曾、孙少林在济南建立晨光茶社时,还将高桂清请到济南帮忙。所以说,“掌穴”人的作用及威望,促进了当时的相声艺人更加团结。

其次,津门相声艺人在相处中注重整体和谐,不计较个人得失。比如,那些常在大剧场或电台演出的名艺人,如张寿臣、常宝堃、侯宝林、赵佩茹等,都经常到两个“相声大本营”“票一段儿”,演出收入却分文不取。或者,遇到某相声艺人因患病不能演出时,其他演出的艺人照旧给他算出一份儿收入。如马三立在连兴书场时,曾有两个月因病卧床不起,当时其父亲马德禄及大哥马桂元都已离世,生活无着落。这段时间,连兴书场每天晚上分账时都数出一份儿钱来,派人送到马三立的家中。有的相声艺人碰上红白事,不能按时参加演出,替场演出的艺人都持“救场如救火”的心态,而且表演结束后还请“掌穴”人“挂杵”,也就是把收入记在有事来不了的艺人身上。外地相声艺人到天津来,两个“相声大本营”也会根据需要为其安排演出,补凑各种费用。

在这种氛围下,两个“相声大本营”逐渐培养了大批相声人才,最突出的是杨少奎“掌穴”时期的声远茶社,培养了丁文元、刘文亨、任文利、刘文贞、王文进、刘文步等十几名相声名家,马三立也将侄子马敬伯交给了杨少奎。

相声艺人想成才,离不开不耻下问的求学精神,这个内容咱下篇讲。

独乐寺西公乐亭

金学钧

蓟州城独乐寺西北不远有个小村叫公乐亭。小村坐落于因窦燕山五子登科故事而命名的五名山下。村东有泉,四季不涸,人称小海子,是么河的发源地。明清时代,小海子岸边建有公乐亭,与独乐寺遥遥相对,因此村子叫做公乐亭村。

小海子又名阳泉,广可数亩,风光秀丽。清末诗人刘化风在《游公乐亭》一诗中写到:“茫茫无极似江乡,稻垄莲塘一味凉。无数柳荫圆似笠,临风谁唱小沧浪。”传说有一天,乾隆皇帝在刘墉等大臣的陪同下游览了公乐亭,又参拜了城东四方台上的古刹十方院,下榻在独乐寺行宫中。来到行宫,乾隆站在观音阁下,若有所思,吟出了一个上联:“公乐亭,独乐寺,公乐不如独乐乐。”刘墉灵机一动,马上对句:“四方台,十方院,四方不如十方方。”对句工整,深有含义,巧妙地将乾隆的一天行程纳入联中,又暗含皇帝不能独乐,要与民同乐的道理。

公乐亭村在清嘉庆、道光年间还出了个武术家,叫商仕芝,是北少林武术的传人。至今,村里习武者代代相传,少林武术已被列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如今,公乐亭村的小海子水脉依旧,荷叶田田,稻花飘香,只是古代的公乐亭只剩下一些花岗岩条石等供人们怀旧,而光绪二十一年(1895)被重修的公乐亭龙王庙碑记依然保存完好。不同的是,这里的泉水近年已注入南边蓟州新城的人民公园,荷花掩映的五龙亭,再现了当年公乐亭的盛景。现在,不论独乐寺还是公乐亭,都在与民同乐。